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三

東莞 陳 建 軒 西湖 高汝棻 訂

高 拆 校
點 校

丁亥成化三年○二月太學士彭時省親還京○三月
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
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爲南京翰林院脩撰尋以疾辭歸○貴
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爲
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兵部尙書提督軍務發
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山都掌蠻
作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九是山節掌錄破大嶺山背險破合紅上九寨乃
迷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璉發兵討賊信至永寧
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雞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
由羊那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嶺大軍進至李子
閃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檄下福石如雨我軍發神
鎗勁弩賊却板崖上賊風擊火拔其隄背豹尾二寨
賊退保大嶺貴州軍已踰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
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
後走人天堯水磨二洞洞窺幽暗不可入遂洞圍守
月餘賊死幾盡九姓上將附賊乘還師擄勳又大捷
諸獲瀘州府渡船舖控諸蠻分山掠寧故取錄示軍
若部更大嶺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有功兼大
理寺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選監讀書照舊
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于國出自特
恩錄用其孫者不在此限

國初必類
經有過大
矣然後及
戰故忌
而無蓋恐
日惟論文
任者善類
制印史曰
不論矣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
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于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
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敘
用二品以下以是為差授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
及次王事者乃得錄雖于是我
朝任子無從前代之蓋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或長寧伯壽進爵為侯

壽子璋璵瑛或子瑋瑁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

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

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

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四月六科十二

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

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

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愆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千萬養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上嘉納之。○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寨。將湯胤勳力戰死之。○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王朝以疾致仕。尋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

忠肅。朝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第宅。上十餘年。不改于

之。故人畏而不怨。果遭變故。然他處思譽。一不介意。嘗曰。吏部宜察吏。思譽之。地。耶。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董山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率兵討之。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于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

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
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
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
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
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自北虜也先猖獗，
建州女直海西朶顏等衛三種之胡，遂皆歸之。而海西
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
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務承襲。
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
宴不得預上席。貢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至是建州

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上

命趙輔李秉率漢番京邊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

歸寧輔乘以山不可宥請誅之九月分左右中三軍

各路而進期日會于虎城至期朝鮮亦兵萬人過其東

走賊遁我軍稽樂而擒斬若干人邊境賴以寧○十一

月吏部尚書王朔率贈大保謚忠肅○朔歷仕五十三

嘗改于黃後家無餘財人謂

年第宅屨食未

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

景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景兩

京行人司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燕山燈

其說曰務
此視所爲
文王之祀
其如傳焉
大舜之圖

善決江河
省此兒費

以精澆維

國之民實

征伐勞役

之士時以

爲名言

翰林四議

立十二團

管京營之制

制

火詩爲明年上元賞玩慈與仲昭景同疏上極諫奏入

忤旨廷杖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出自草茅

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遂改悉

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還時稱翰林四議○十二月始

立十二團管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

翼反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

以董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任交趾得神鎗火

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

中營外營各駐五軍於平屋內

出國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二十營

化初嚴罷至是復置相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

日番武銀武練武頭武取武果武效武立武威中

武揚武振武每營各百五十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選出

爭田之法
雖不可行

然北方平
原沃野千

里濟沒伏
勢要為占

為非田其
可惜也

與擇性之
意相左

征師量調而行。三大營所作老弱無幾。各以七家見
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
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積兵。共二十五萬。實志
分為春秋二班。國營聽征。此經管制度之大畧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咸周或與真定武強

縣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步之。部推韶往。韶至田

所環視。周匝不復步田。徑歸。自劾不能步田之罪。奏曰

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

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

仰。以補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長者國之本。倉者

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

重傷國本耶。疏上。詔以田歸民。因下部錦衣衛獄科

道交敕得釋。先是韶以詔諭都御史張岐。佯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于時。韶福建莆田人。何謂步田。據民田籍而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餘田。得四十七項。或尙不滿。故有是命。○擢山東左布政彭誼爲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景太中以脩雁河堤功。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等關。天順改元。忤權貴。遷紹興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奏。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迺請計

前朝半爲
久任職在
遷高猶然
近日遷官
知得合然
猶溫建化

亂起租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服祭白馬關。幽壁不入。溉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滿。擢山東布政使。再轉副都巡撫。

李汝首江西人爲史犯革逐按御史楊守隨追問充軍逃至京師以符木資條入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與禮部侍郎萬安深相結納守隨還朝劾汝首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文武林苑監丞

或曰暴尙之謂文與有力焉

戊子成化四年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夏陝西固原上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徙意。乘時劫掠。藏匿遁逃。事覺上

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構指揮馮杰。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屋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達伯任瑋。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帥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定。麾兵急趨石城。軍士勞困。餒渴。爲賊所襲。官軍遂大敗。賊勢益猖獗。○六月。慈懿皇太后

當如徽宗
時文達至

之文憲皆

之今文憲

王之嫡妻

替逆成婦

禮千古無

議

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

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

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禮部尚書姚

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皇后且

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

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

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

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上曰：慈懿太后當如

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

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

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皇上大

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

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

矣。後來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

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

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領之，卽日晚時等具疏進備

此案經差
夫而認正
彭師等因
神之力也

言耐葬耐廟所以體先皇篤夫婦之懿昭今上全

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

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

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

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

聲聞于內上感動毋后亦悟即傳旨宣諭呼萬歲

而退○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

關道傍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八月癸巳京師

地震有聲○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日孝莊皇后

以都督同知劉王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捕四

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爲鹽督役以
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九
月彗星見掃三台○冊官人萬氏爲貴妃萬氏侍
于東官司盥櫛誦智善頌至是冊爲貴妃尊寵屈昭德
官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爲都城巨吏至是以妃貴
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爲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
官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
陰誘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劉吉以下羣趨其門彭時因
彗見乞休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
官中根本先爲至緊伏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

以觀此舉
半文連視
之應有泥
色

宗社大計。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優詔答之。○十月。遣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
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
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詞誠于外。輅奏
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脩撰羅倫輩。
皆彼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釋之。復
其職。○刑部郎中彭。陳蔽政未終者四。一日。正家之
法。二日。馭宥之術。三日。持儉之德。四日。用人之道。不報
○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言昭德官進膳不
減。中官不增。宮牆駐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雖微。而懸象

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官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事情至之所？又言宜罷征稅，以蘇困。發內帑以賑濟，僧徒過于信待，賞資無節，玩好太多，礦場採辦悉宜停止。上嘉納之。○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情甚巨瀾，陳其有可敗者三策，下部議時不能行。

自程萬里之言不行，而曾統之計不用，後無從為河套之謀矣。精千里可耕之地，各邊多事之處，惜哉。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浦四擒之，餘黨悉平。賊聞，朝廷出師，退保石城，官軍至固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領卒登山，仰

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遽退。項忠卽帥斬一千戶以徇。衆稍定。遠近聞忠敗。益懼。兵部尙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謀以滿四號勇恐其與北虜連兵圍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詢詢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虜皆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樊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待援師。卽據賊水草畧其旁地。賊夜出汲。設伏擒之。賊饑渴益困。時朝廷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兵部懼賊乘勝。恐劉玉等不

可謂切近
其人

項忠教也
國反建之
總不下也
國形文能
至顯明使
亦不堪觀

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嫌其張皇。欲止之。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賊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廷臣羣然附和。咸尤彭時固執。輅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餉水俱乏。人馬多歎。我

延日簡除
境內開
使高推陸
惟德擬案

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陽虎觀者。驍勇有謀。蒲
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夜潛出降。忠等厚慰勞之。示
以賞格。令回寨。擒蒲四來獻。虎觀允諾而去。明日忠等
整兵伏于東山口。蒲四果出戰。遂擒之。斬首七千餘級。
械滿四等赴京師。賊平。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于是諸
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
靜得體。云先是忠日被堅于石城下。與賊先後工十餘
戰。矢石如雨。畧不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
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十二月定簡除保
舉官員例。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于用人尤謹。

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
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和傳奉聖旨。方賓
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此類是也。宣德正
統間。二楊用事。敕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
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其權總歸吏部。時有舉不當
上意者。命吏部專行之。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京
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親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
疑爲中官意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合題謂兩京
四品以上官。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
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

面員執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不欲朕舉行何耶。頗有情弊。其究治之。于是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愜輿論。乃知楊文貞之確見也。于是遂定簡除保舉官員。

己丑成化五年正月論平濬四功擢劉王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瑋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請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秉業介剛不阿人意以天下廢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背判四書律之入監

怨焉大臣有忌之者，賅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祭酒陳鏗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恨，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給事中蕭彥莊劾李秉任情行私，且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官議聞，于是多官會鞠彥莊坐奏事不官，降四川永寧驛丞。至任，委署縣印，以科罰遇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權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調左侍郎，胡禮部右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閏二月己未，雨雹，天氣昏濛，黃塵四塞。己卯日變，白土四塞。○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

劉珣侍讀學士劉吉爲考試官取費闈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吏四川眉州人體貌魁梧有目如劍書外寬

然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

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乞子累遷至少詹事內閣缺

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

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

貪賄爲事誘萬貴妃爲同宗多結宦官爲內援云

鹽賦錢厚科衆作亂江上借稱江海上公僱倭都督僉

事董寬討論之○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

御史張瑩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瑩至始

賜一清書
湖廣詩人
地著詩人
托事
頃刻
日飲飽

堯以磔。渠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示樂所
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為變。瑩受密敕撫安之。得
無事。荃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上復御。親建親
干朝。贈故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謹忠文。○
十一月。時御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會事。廂
睿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
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
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展。亦言宜立總
府于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
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籍廣西之兵力。廣西

蕭廣東之糧餉。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
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命兵部會議。舉其人以聞。次
年春。以太監陳瑄總鎮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
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
鎮守兩廣。開總府于梧州。屢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
俱裁革。○夏。京發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廣。天。河
間。未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法勸募。得米十六萬石。
錄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十二月。
無雪。內閣彭時上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怨。感動天
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袖分楮。尅太甚。而獻琛珠。

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
伏望憲華以惠民生不聽

庚寅成化六年春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
旱曠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
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
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實勞士

校于禮

卒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三月翰林編脩
陳音請釋儒臣講學降法王佛子真人位號不報○京
師雨霪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夏四月
雷未發聲陰霪四塞○五月京畿大水○罷浙江布政

便張清

清四川巴縣人

奉職廉謹非客至不餽酒

殿又謂之版張清

俗後廢清一以節儉之同察
多不堪竟致仕去人多惜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卽

孝宗皇帝也

皇妃

紀氏生先巳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紀妃在御妻之

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

不墜。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嬖門官照管

至是。聖嗣誕焉。貴妃乳少大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綬等三邊軍務尋進右

都御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窯川擒達賊四十餘人斬

首百餘級。又于黃草梁擒斬遂進右都御史。○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備爲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聞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訊之。盛稱林野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誼欲斬以徇。哀救乃免。于是反諜誣之。曰汝虜恃窮。汝不見中國匠刻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剝木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止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爲然。秋發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于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將旗鼓出遼陽寨。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

鹽務官
已非英政
復許子孫
承襲充前
化所無

陸自明定
長運誠一
代之良法

以和之清
運步民今
日之清運
步軍然步

斬之奔其馬足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道邊境稍寧
○兵部奏准武職絕嗣許從軍入功一祖子孫承繼其
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
襲尋復令納粟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輩革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京師饑戶部發大倉粟一百萬

斛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

錢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

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

官軍千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

于是侍郎周忱謀將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解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純皇帝 十一

民夫農將
不若勞軍
之為心也

保境安之
機

價允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允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
滕昭議罷瓜淮允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
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允運又變為長運。
萬世可道矣。至今為定制。○命彭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
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楊
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
草。興師十萬。則餽運甚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
勿追。此不易之法也。信面楊信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
廷與以二萬。而罷搜套之議。○命刑部侍郎魯擊都御
史滕昭等。巡視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饑。命大

朝廷錄與
原爲盡忠
者勸歸終
信秘勢民
可謂能臣
也

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廩勸分興葺利害罷黜貪黷不職
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討
平之進忠左都御史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
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遣兵搜捕凡
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
六月禮部左侍郎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改
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驥致仕家居三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油生病革戒
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墓
祭完以遺
嘗與後之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恭
慶謚曰悼恭是月彗星見出軒轅入太微垣廷臣諫言
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
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
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
見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
諾之至期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
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
尙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得旨仍舊以慰安之上
曰卿卽傳旨六該部萬安送扣頭呼萬歲時與商整

中官初候
有言或約
勿多言及
見無言及
爲此語踏
老爲所疑
極矣

萬歲之呼
萬歲先之
故尚不釋
已而隨之

耳。
自後再不

召見蘇實

與中官長

兵部及之

坐而女若

汪良月寧

鶴亂愈聞

其阿所又

不知何如

○嘉靖中

嚴分漢所

以藉口文

莊為之備

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
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
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
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
虞武職洵洵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收解。及得旨不
減人情。始大安。○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緩謀河套事。
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
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住
牧。春遲霜蚤。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

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

按秦索恬敗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長河而朔方郡因河爲固後赫連勃勃及李繼遷皆據此地據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竒據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牧養我固難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口求活者甚衆踰年饑復業尤邊國論亦謂彼時勞以通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採樵鬪獵之利地方富庶復堆積焉此數言鑿鑿皆實業文非謬乃以爲不可往牧耕種何耶況中國守邊皆管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守反在其外不亦可懼乎嗚呼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絕虜南寇路我朝乃不能因河爲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焉渠文以爲關隘無存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日來彗星屢見西極太微比
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卽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
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
令親接見眞賞罰納諫評勵官守撫軍民上嘉納之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

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

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

財用 上怒斥之

壬戌成化八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
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大

此子俊之
方寸後月
川青神人

瑜都譯人
法法不換

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權
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
脩築邊牆設榆林衛聖屯田至邊相度邊地每徒行數
十里盡得形勢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
鎮雅于諸邊

自主搜套之策王越沮泥不行余子俊
脩築邊牆之說先彼相踵費財何止百
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有惟劇削險險之法法
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為請每廷屢發帑金築牆
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虛費者不知何故夫秦築長
城今且平衍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榆林舊治
殺德而築米脂魚河等處千外幾三百里房無騎入
掠鎮兵出集每不及邊反得接應焉余子俊建議從
築榆林城懸山湮谷連墩勾堡橫絕絕河
套之口厄于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从居法曹有聲陸

山東布政使以李賢薦復起陞爲刑部尚書明于法令
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
嚴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鞠之達鍛鍊反狀已
具瑜獨明其冤達怒詬侵瑜瑜曰所執者 祖宗之法
安敢在以滅人族耶達譖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止誅
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瑜曰達典制獄
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闕矣卒得
不死至是以疾謝事歸○北虜寇臨洮擊昌懸撫都御
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
十級命兼節制三邊 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

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
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拔勒石紀
功以大理寺卿王傑為刑部尚書○七月陝西隴州大
風雨寇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癸巳成化九年二月吏部尚書妹薨卒贈大保謚文
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
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時越奏報果奔兵寨下斬獲
達賊數多 上加之 迺有是命○命脩隆善寺陞工匠
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給
事王詔等上疏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

不心○以王越巡撫大同、歷升左副都御史、是年復出
延綏、搜套、擒巢、斬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收死不贖、喪彼
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南直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黷、
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
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官事、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
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上意者、言

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尙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疏其事遂寢後忠呼都

作用自叙

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瑤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尙足追究其有無哉忠竊

國武

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堯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賜銀鈔金帶，奉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勅儒臣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續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

結官勸農
官國並矣
第恐事人
而究未免

身官之極

以長編為
神重者錄
乎見矣

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
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
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敕邊軍如曾遇賊率眾討敵
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
乃坐失機。

我朝轉威所以敢深入縱橫者正以損軍罪重而
明門坐視之罰輕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
甲午成化十年正月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
還掌都察院事。○二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盛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政古人居家敦
孝友。泄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
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
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歲。惜

其大用
未完云。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聰不能糾其屬聰曰已旣不言而又遇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刑部尙書王樂卒

樂廬陵人敏達有才暢習吏事延撫陝西杖荒全活者甚衆在大理明允平反濟以長厚人多稱之

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以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尙書○十一月後邸王帝號

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

景大易德
宏廟不以

皇明去事錄卷之十一 三 地 皇帝

為狀而請
後位號帝
王盛稱

道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明日勅諭羣臣
遂上尊謚云○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
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威震
百蠻百司悚懼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朝廷遣
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乙未成化十一年正月詔閉河南宜湯等衛銀洞先
是兵科給事中郭建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之開煎以
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微
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
又言內府及邊備缺用乞從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

彭文憲出
冠明夫一
代傳人

閉之。○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彭文憲貞朴有餘。卽國史亦紀其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爲考官。試官取王整等三百人。廷試取謝遷劉戩王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密。羽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甚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知于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達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

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多讓論不知者或目爲狂隸云○五月手敕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牒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特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會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備承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

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函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祭架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唐名曰祐。○六月。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贈爲恭莊。

傳淑死，殮以後禮。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往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初溥降，知順德縣，尋復舊官，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禮太監懷恩嘗受業于溥，力薦之，遂有是擢。用懷恩嘗于聖誕日賜金一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溥之惠，願留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懷恩置晏以前，金為壽。臨日，與師父置杯酒，溥欣然飲之。曰：「此富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請座間之絕倒。

十一月立皇長子佑楹為皇太子。

徒信錄曰
事關民社
人人所當
用心不可
以苟守分
異也

丙申成化十二年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栢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按陝西至荆襄唐鄖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漢聞之乃著流民說謂荆襄流民宜置官吏給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御史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賢乃援洪漢說疏上之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墾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

建設郡縣以統治之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鄧陽城置鄧陽府以統鄧及竹山竹溪鄧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鄧陽衛于鄧陽以爲保障之計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鄧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造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于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傳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謀命起巡撫其地恕至卽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

況其寶石于宮。械其黨至京。誅之。怒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先是韓雍經畧斷藤峽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構節數年。府庫頗克。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寵。則他日餽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爲主。朝廷多採納之。

英。湖廣桂陽人。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爲人。端方儉約。潔靜。易。一時名聲。自以爲不及。

七月。京師黑青見。時方邪。網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

世曆癸巳
夏極城亦
以此秋月
餘息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二十七

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刀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一日蚤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黑青之見未幾遂立西殿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僇辱或往南京或往北京倏忽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又通志云江直大略快產種也征字從大古所謂無袍氏之德黑青之應敵而彰矣

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按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爲中路開原遼陽爲秦路前屯

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
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
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水關賊先據之，我兵雖有處
船不能奔濟。彼此勢孤，禦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倭
犯廣寧，追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
河中，下麻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
柱，總繫其繩，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
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妖人李子龍伏誅

按于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驟歸純異。人
物俊秀，無曠類小宦，豎霄林遊映西狎，遇一道士，宗
傳談語，遂皆髮改名，所至誰惑。道里入京，黃綠潛住
內侍，韋舍外，它舍導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
時混雜宦侍入內，或登萬歲內殿中，憩息御牀上，而
莫之禁，以而執蓋司扇，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爲
佛。有某，心之，釐判事，旗校知之，竊三人于其中，亦以
設禮焉。漸爾約束，以入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帥
白于太監黃鵬，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
黃緇袍，飾冠等器，台及于龍，皆伏誅。

倭與多事
由地時有
刀扇小物
兼習天刑
規學大利
決不與地
之通好

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
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
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
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
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
入貢○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
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倭國時許其互市
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卽不滿所欲則
滿行城郭抄掠臣民往往爲邊海州郡之害我
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 皇明祖訓山東淮汴
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衛禦後後委都指揮
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
道副使一員專督防策極周備云
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璠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

死之不得
其人
多事

獄籍沒福建都指揮楊畢家先是畢以毆死人命蒙差
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姊夫中書董興家
璵托錦衣百戶韋瑛管解適瑛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
由卽潛報于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
百端嘗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
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卽發
官校掩捕畢等鞠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賄物商賈
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
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璵備嘗刑具如琵琶者鑲衣極
酷之刑每上琵琶偏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後

不乘題說
以較辛而
微子梓如
官當月成
勢可想

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仕偉所。直卽令數校徑往
兵部。梓縛以來。拷掠如畢。仍令數校黎明突入仕偉居
宅。縛其妻妾婢僕。至厥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篋。領獲
柙笞。敲擗。晝夜百楚。責迫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
日。畢竟歿厥獄。復遣瑛馳至閩。籍沒畢家貨財人口。赴
京。往還所遺。賜張虎噬。有司畏其威。賄贖。復籍畢父恭。
亦坐歿于獄。○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監事。時
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悉恐。商賈。直十罪。
爲近日伺察大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于
汪直一人。而直又背耳目于羣小。提拿職官。事出于風。

閉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劉珣亦言立厥之後。事情紛擾。干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國家安危。命懷

恩傳

旨。詰責幣等。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借九卿亦

疏直及韋瑛過惡。

上怒。卽韋去西。厥瑛謫戍宣府。後

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出司

禮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汪直初坐厥士大夫。無與

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

直于途。旣過。始覺。追謝。直不爲禮。越素垂漢代忠。復毀

短之。直以是憾忠。援拾其過。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泣

萬世遺

時有王

史亦直

行可法

他狹者

院湖廣

從

天山著

訴 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鵬陳祖生二人所嗾使
遂調南京○四月復命汪直坐西殿仍舊刺事時御史
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直
遂奉命仍舊坐殿行亦驟用歷陞都御史○下兵部尚
書項忠獄除名爲民汪直既復坐殿首發忠過欲置之
死忠廷辯慷慨詞頗剛直竟除名○五月刑部尚書董
方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
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一時諸大
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異已者許各自陳而董方
等皆因此去位○天山著作亂召延熾陝百余人僉督

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

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

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擢禮部侍郎

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

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

院事時越特為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借諸卿貳欲

請直屬越為介私問越器否越曰安有六卿器人者乎

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

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既出越尤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

效之耳○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韶致仕歸以山東

制宣特為

上風潮

皆慕亡家

可悲可嘆

皆起于一念愚夫之

左布政使司陳銳代之

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舍糜鎮靜有成自小黑山之根虜寇遠逝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監橫徵諸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據處者皆令罷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虛烟頓息邊人德之

冬汪直詣南京逮守備太監覃得朋至師下獄克淨軍時直發得朋嘗乘駕快船夾販私鹽歐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戊戌成化十四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八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祉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

皇太子出
關行冠禮

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能政欲居時
雙林文以質以考所計屬約遂真旨遂

本朝門下
當書第一

豫諭太子
與其隨從
外朝不知
禮律內位
動得一人
如軍吉者
私治之刑
至个作之

皇太子出關行冠禮詔簡儒臣克東宮官時東宮內官
典璽局郎單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義論方正雖
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太學中肅論語諸書
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
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盛國情弊悉直告之
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
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
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卽以

親中廷不
當選而
功中失

明在再
然人肯
取食世以
本明

一舉亦聞
有前既依
水浮雲宿
貴之意

孝經自稱吉號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請孝經耳其見

長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

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日專師重傅理

當如此○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會都御史高明討

平之明為御史有聲持正敢為起征閩盜既平勅留巡

撫福建上章乞骸骨納符救徑歸後數年卒○南京翰

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避以

于富貴利達意如也疾辭歸結茅于金牛山取給隨

火日已近午曠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家於垂

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進益

人可立君為俗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

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
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
過由是夷益懼爲亂其酋刺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
命文升巡邊○七月浙江按察司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爲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
宗怒下獄戒死謫戍二兒散復職上踐祚改按察
使振憲度奉公益勤年五
十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麻明嚴恕庭無留獄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
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
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且卽性告曰此地民貧不能
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鎮
守僕服而去繼宗居憂汪直聞楊公治郡名往視公
哀耗于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將公鬚曰此爾楊

繼宗名，今猶乃爾。公曰：繼宗，親也。直隸而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鑿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舅封郡王。縣王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

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病篤，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

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詣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疑恂與土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旣而覺之，恂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月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恂、追降爲庶人，仍錄。

徵、恂、追降爲庶人，仍錄。

己亥，成化十五年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誅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

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逃迎。除道備館。供帳鮮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于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爲異。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錢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九月。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

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以乞致仕從之。特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熱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夫脚跟衆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溥因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

旨乞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汪直復職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王之傳旨並賜歸。○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

先是陳鉞既譖出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者欲糾三衛人馬入寇請出師討之有旨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征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戢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三五
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十三卷終